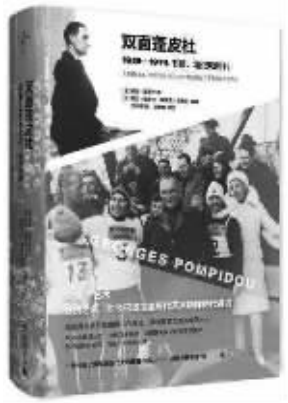


双面蓬皮杜:政治家的另一面

本书再现了蓬皮杜作为一位政治家复杂与矛盾的一生,以及他的政治家背后私密的另一面。



《双面蓬皮杜》
[法]乔治·蓬皮杜 著
[法]阿兰·蓬皮杜、埃里克·鲁塞尔 编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0月

对于很多喜欢西方建筑艺术的中国人来说,蓬皮杜这个名字是与法国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座坐落在巴黎拉丁区北侧、塞纳河右岸博堡大街的现代建筑,集工业设计中心、公共情报图书馆、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及音乐与声乐研究中心等为一身,象征着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密切关系,契合了法国前总统蓬皮杜本人开放与包容的个性。蓬皮杜之子阿兰·蓬皮杜编选的《双面蓬皮杜》一书,即是以蓬皮杜本人的书信与笔记为线索,再现了蓬皮杜作为一位政治家复杂与矛盾的一生,以及他的政治家背后私密的另一面。

在法国现代史上,蓬皮杜虽然被人称作戴高乐政治遗产的继承人,但他本人却是一位颇显另类的法国总统——他投身政治,却渴望自由的生活;他是政治家,却有着广泛的个人爱好和高雅的艺术品位;他保持了对戴高乐将军的忠诚,却也坚守了自己独立的个性;他博览群书,热爱文学与艺术,喜欢旅行和电影,在他的生活中,美丽而优雅的女性始终占有着重要的位置……蓬皮杜曾经做过六年内阁总理,五年法国总统,与戴高乐强硬而不妥协的政坛强人形象相比,蓬皮杜审慎、细致、三思而后行,其执政风格更具亲和力,也更加贴近一般民众,给戴高乐主义增添了一些人性的色彩。如果说是戴高乐带领法国取得了独立,并指导着法国战后的重建,那么,蓬皮杜则颁

布了一系列刺激法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正是在蓬皮杜的积极推动下,中法关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他本人成为第一位出访中国的法国元首,而法国当代的思想文化则呈现出多元与和谐发展的局面,法国社会也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

蓬皮杜富有艺术气质,他把艺术称为能够直刺人类心灵的“至尊天使之剑”;蓬皮杜看重友谊,他与多位朋友保持着数十年如一日的深厚关系;蓬皮杜最初的职业是中学教师,但他立志高远,中学教师的职业显然无法承载他的梦想。不过,蓬皮杜虽然对政治有着一定程度的关注,但他也一再声言,“对政治的热情远不及对爱情的高”,“没有比女人更美好的存在,没有比女人身体更美妙的事物。”蓬皮杜认为:“只有美是永恒的,一切都应该从美学的角度进行审视。这样才能立意深远,带来真正的快乐和生活的意义。”青年时期的蓬皮杜曾经一度迷恋著名女演员瓦伦丁·泰西耶,甚至给她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在信中倾诉自己的思慕之情,把她称作美丽、智慧与诗歌的化身,并请求她送给自己一张签名照,以便随时可以看到她美丽的容颜。有趣的是,五十年后,这封求爱信竟然出现在一场拍卖会上,被阿兰·蓬皮杜的友人拍得并转赠给他,成为一个时期蓬皮杜个人生活的重要见证。

进入戴高乐将军的办公室工作,是蓬皮杜人生中最重要

的转折点,他从此打消了做艺术家的念头,转而成为一名政坛新秀。蓬皮杜有迅速抓住问题本质的天赋,更重要的是,他有责任感,有政治理想,能够忍辱负重,所以尽管他与戴高乐将军的行事风格格格不入,但他依然能够与将军相互取长补短、配合默契,并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独立。

蓬皮杜善于平衡工作、生活以及与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当命运出现波折时,他知道如何与政治保持距离,把兴趣转移到文学、艺术等其他事情上来,在怡情的消遣中进行自我排解。蓬皮杜的经历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成熟的人,只有一个成熟的人,才能在充分享受生活的同时,承担起伟大的政治使命——正像蓬皮杜所说的那样,人生的真正意义,不过是在离开人世前可以这么说:“我们已经体验过生命的美好,过得并不无聊。”这是青年蓬皮杜的理想,也果然验证了他的一生。

阿兰·蓬皮杜坦言,他之所以用心搜集父亲平生的书信与笔记,编著这部关于父亲的著作,既是为了再现父亲精彩的生命片段,揭示父亲充满悖论和矛盾性格的形成和命运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以私人的视角,来还原父亲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细节。所以,书中内容不求面面俱到,而是力求串联起蓬皮杜平凡人生的一些有趣的片段,并以之“缩小国家历史与个人历史之间的距离”。

在科幻中反思 超越现实的现实

科幻是最大的现实主义,它能让我们反思现实中的病痛



《沙丘救世主》
[美]弗兰克·赫伯特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年9月

科幻创作是“用幻想艺术的形式,表现科学技术远景或者社会发展对人类影响甚至是对现实的隐喻”。优秀的科幻作品从来就没有脱离现实,反而是借用未来设定的外衣,来深切反映现实中人类最迫切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所以,对美国科幻巨匠弗兰克·赫伯特说的“人类每次正视自己的渺小,都是自身的一次巨大进步”这句话,我深以为然。

科幻是最具有问题意识的题材。包括《乌托邦》《沙丘》《沙丘救世主》等等很多科幻作品无不是从现实变形而来的,区别在于作家对现实取舍(包括一些扭曲、变形)的程度不同,以及由此变量所产生的不同的链式反应,包括对个体、族群、民族命运的影响。“我们没有必要飞到太阳中心去,然而我们要在地球上爬着找到一块清洁的地方,有时阳光会照耀那块地方,我们便可得一丝温暖。”作为问题意识的反思之作,《沙丘救世主》提醒人类,即便是最有权势的帝王保罗·阿崔迪在已知宇宙中以皇帝身份进行统治,却也无力阻止他自己创造的浩劫所带来的致命危害。在《沙丘救世主》中,弗兰克·赫伯特假借保罗的预感表达了他的担忧,“这还远非人类最坏可能的灾难。”或正是被这一认识所驱动,“他”希望保罗将人类带到不会无法避免地走向停滞和毁灭的道路上。

在《沙丘救世主》的结尾,保罗之所以选择按照弗力曼人的传统走入沙漠,消失在山丘底部的黑暗之中,是因为阴谋的主要策划者都死了,而他又几乎是不得不将阿丽亚立为他的孩子的摄政王。所以,随着孩子的安全以及值得信任的心腹掌握了权力,保罗就必须走入沙漠,以赢得弗力曼人对他的孩子的忠诚。

科幻是最大的现实主义,它既描写更美好的社会,也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进行预言或预警,通过这种方式,它能让我们反思现实中的病痛,提前做好“救赎”的准备。在《沙丘救世主》中,弗兰克·赫伯特透过主人公保罗和宇宙中各个利益集团的斗争,深入地探讨了人性对人的生存与进化问题的影响。其中,对“沙丘宇宙”的构想,正是对现实社会体系的反思——“不安全和压力,是由于我们生存的世界充满了战争、怀疑和憎恨的结果。”

“沙丘系列”科幻小说之所以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就在于弗兰克·赫伯特在文学中注入了社会元素(比如“生态学”),尤其是史诗般的“沙丘宇宙”理论以无比生翔实的真实感,深刻地揭示了人们的理想、希望、恐惧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内心压抑和紧张感。

云烟迷旧路,仰首辨归程

研究中国神话,作者放弃了西来理论,仅以其作参考,改为从中国文献文本出发,进行梳理分析



《神话与历史论稿》
刘毓庆 著
商务印书馆
2017年7月

《楚辞·天问》云:“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彼时去古已远,荒草萋萋。而今回望,更是渺渺无稽。唯有神话传说,尚留些微履迹。

各国古史,希腊、拉美、印度,莫不如此。中国的最初面貌,同样漫漶难觅,藏于口耳相传。盘古开天、女娲造人、黄帝征蚩尤、大禹治洪水……我们的神话很古老,作为一门学问,诞生却不过百余载。晚清末年,西学东渐。从此迄今,烙印深刻。

这一点,刘毓庆有体会。他多年从事先秦两汉文史研究,现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国学研究院院长。《神话与历史论稿》一书,是他毕三十年之力的论文精选。刘毓庆自述,经历“云烟迷旧路,仰首辨归程”的迷茫之后,他发现,最大的错误出在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上,于是他放弃了西来理论,仅以其作参考,改为从中国文献文本出发,进行梳理分析。如何看待刘毓庆的思维转变呢?

以我陋见,中国神话学研究不必刻意排斥西方影响。比如,刘毓庆说“逐日”的“弑父情结与抗争意识”,分析“女娲补天”与

生殖崇拜,虽说这是各民族早期先民的共同意识,但在他的解释过程里,以性欲作为创造力的源泉,以“水”之神话意象考察女性之性焦虑,还是能很清楚地看到弗洛伊德的影子。西学严密的结构性和系统性要求,在把散落的

中国神话归拢成体系上,是功不可没的。当然,中国文化的内核,不能丢。

搜神志异、训诂考据的治学传统,形成了中国神话学的另一脉络。《论稿》的特色,体现在方法论上,即以先秦文献为基础,以秦汉以下文献为辅助,参考考古资料、民俗资料和民间传说,多重证据,以证其成。以《玄武图的神话内涵及其文化意义》为例。玄武“龟蛇合体”的生物学根据,不可能指考古能否发现“龟蛇合体”化石,世界上没有这样奇异的动物。那么,为什么壁画等艺术频现这种形象?刘毓庆搜检《新唐书》《录异记》《本草纲目》等记载,推测古人必定见过自然界龟蛇相斗,这种龟可能就是《尔雅·释鱼》所说的:“(撮龟)小龟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张开,好食蛇,江东呼为陵龟。”进一步结合《白虎通》《太平御览》等古籍,刘毓庆推理龟蛇合体即共工颡项相争之形态,共工即蛇,颡项即龟,蛇以性征,龟昭长

寿,引出先秦生命哲学有关性与寿的思考。

作为山西学者,刘毓庆尤其重视山西地区的上古史研究。他考察太行太岳及其周边地区的神话传说,释名“上党”,因其地极高,与天为党,故名。特殊的地理铸造强悍的人格。结合地方志记述,刘毓庆歌颂“崇尚英雄、张扬意志、追求圆满,是中国文学承自于上古神话的三种精神”。另外,他对太行山地区神农氏传说的研究,既赖书典博引,并有钱穆等多方论述,渊厚且扎实。

本书还多次提及袁珂的“广义神话学”。“神话是一种叙事形态与思维形态,而不是文化形态,任何时代都会有神话,而不只是限于人类童年。”后记里的这句话,概括了刘毓庆对袁珂的沿革与发展。吸收前辈看法,化为己见,是很好的。此外,还要关注异议。比如,顾颉刚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认为战国秦汉四百余年间,诸子百家杜造了许多先古史事,典籍多后人附会。所以,研摩上古史,须注意典籍之可靠性。如何从神话中获得文明发达之端绪,如何达成考古与典籍的更好印证,如何让西学理念与中国传统融合,这些仍是中国神话学的重要命题。